



“用微光撕裂黑暗”的力量

——观《南京照相馆》有感

姚春华/文

近日,电影《南京照相馆》正在热映,影片令人震撼且心情沉重。该片最出色之处在于,它将宏大的历史背景浓缩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暗房中。与以往突出残酷战争场面和宏大叙事不同,《南京照相馆》聚焦于一家小照相馆,讲述了七个普通人如何用微光撕裂黑暗的故事。

吉祥照相馆的木门每次吱呀作响,都仿佛撕裂了一道未愈合的伤口。刘昊然饰演的阿昌第一次进入暗房时,镜头特写了定影液瓶子上的“腐蚀性”字样,这后来成为他们反击的武器。这个细节让我想起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(以下简称:纪念馆)中那些被化学药剂保护的照片,80多年过去了,药水仍在与时间抗争,正如当年罗瑾和吴旋用生命守护那些底片。

电影并未刻意渲染血腥场面,但每个镜头都弥漫着铁锈的味道。当日军军官命令阿昌冲

洗胶卷时,画面在显影液中逐渐显现:池塘中的尸体、被砍下的头颅、围观屠杀的日军笑容。这些照片都是真实的历史记录(原件现珍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,复制件在纪念馆史料陈列厅展出)。《南京照相馆》再次为观众“冲洗”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底片,使观众对那段历史有了更直观、更深刻的理解。

导演擅长通过克制的镜头戳痛人心。有一个场景令全场屏息:日军向难民分发糖果,镜头掠过一个怀抱玩具娃娃的孩子,下一秒因婴儿哭闹,日军将孩子摔死在地上。那个被车轮碾碎的破娃娃,在废墟中闪烁着塑料的光。这让我想起纪念馆的“万人坑”展区,玻璃地板下层层叠叠的白骨中,有许多细小的骨骼,解说员指出那些是孩子的遗骸。

电影最动人之处,在于普通人的觉醒。高叶饰演的毓秀起初只想苟且偷生,对着镜子学日语的情景,与纪念馆中“良民证”照片上的

表情如出一辙。然而,当她目睹日军暴行的照片时,眼中的恐惧化为怒火。她与阿昌假扮夫妻期间,表面上是为了应付日军,实际上是两个陌生人彼此在黑暗中取暖。这种转变让我联想到纪念馆中一份泛黄的日记,作者是一名当年安全区的女学生,从最初的恐惧到后来偷偷为游击队传递情报,字迹从工整逐渐变得潦草,却愈发有力。

电影结尾,老金举起相机对准战犯行刑的瞬间,与开头伊藤拒绝拍摄杀人的场景形成了讽刺的呼应。这个镜头让我明白,相机从来不只是记录工具。当罗瑾在暗房里按下快门,当吴旋将相册藏进佛像,当纪念馆展出那16张日军暴行的照片,他们都在做同样的事情:用影

像对抗遗忘。

离场时,我注意到海报上的一句话:“每个镜头都是未愈合的伤口。”确实,走出影院后,我们都带着这些伤口重新融入生活。然而,就像被定影液保存下来的旧照片,伤口虽会结痂,但永远留下痕迹。这或许正是铭记的意义:不是怀揣仇恨前行,而是带着那些暗房里的光,照亮未来的道路。

有些历史不能只存在于教科书里,需要我们去感受它的重量。就像去年夏天,顶着烈日走进纪念馆,不是为了被悲伤淹没,而是为了在黑暗中找到那些微弱的光——暗房里的红灯、长明火的蓝光、孩子们眼中的泪光。这些光汇聚在一起,或许,就是导演所说的“用微光撕裂黑暗”吧!

一方水土一方人

——读《一方集》有感

陈连清/文

先前我与张广星接触不多,只知道他是台州电视台的一位领导,常在微信里把“星”字写成台州话读音相同的“胜”字。可他说,名字就是一个符号,叫得应就好。

广星工作认真,之余潜心写作。最近,他的《一方集》出版了。他多次电话约我送书,驾车送至我住处。

真正让我体会他为人真诚的,还是读他这本《一方集》。

我把它放在床头,有空便看。看下去,就觉得他对家人、对台州这块土地,还有那么多文友,真是掏心掏肺的好。读着读着,就能看到一个读书人、一个搞媒体的人,身上那股“仁者爱人”“亲亲为大”“尊贤为大”的情怀,特别打动人。

看《亲不亲,家乡人》这篇才知道,1984年杭大中文系毕业后,他选择回到家乡。那会儿,温州、台州、丽水、舟山几个地方跟省里打报告,想把本地毕业的大学生分回家乡,省里同意了。有些同学接着读研出去了,广星按他的本事和成绩,当然也能这样选。但他心里放不下家里:人多,爸妈挣钱少,家里紧巴,上班就能贴补点;哥哥为了让他上大学,自己放弃了高考,这份情不能辜负,更不能让哥哥再辛苦;弟弟还在念高中,回来还能帮着弟弟考大学。这么一想,他就铁了心回家乡干,一辈子扎根在台州了。读到这儿,我是真的敬佩他。

他把对亲人的这份心意,慢慢放大开来,变成对工作的热情、对家乡山水的依恋。先是在黄岩县政府办做秘书,后来到台州电视台当副局长。跟杭州比,县里是小地方,冷清,没有大图书馆,也没有大学那些热闹的讲座。但他没泄气,也不后悔,就在这儿安下心来,多交本地的朋友,在自己这份搞宣传的工作里找乐子,做出的成绩大家都有目共睹。我说不清他跑了多少山路,做了多少节目,拿了多少

奖,但他那一本书——《一方集》《脚印集》,还有早前的《北窗集》《东山是九峰》《一个电视人的行记》——都像是他一路走来踩下的脚印,“人生到处知何似,应似飞鸿踏雪泥”。台州新闻传媒集团总编黄保才在《新闻苑里一颗“星”》里说得对:“广星的满头白发,是他三十七年一天不落,拼了命为新闻理想、为新闻事业熬出来的。”

一个人有没有出息、值不值钱,看的是不是在大城市干?是不是搞学问?哪能这么算!关键是你在自己的位置上,有没有使上全力。广星在新闻这条道上干的事,不就说明白了:小地方的人,活法一样可以发光发热。英国作家菲·贝利说得好:“不要光赞美高耸的东西,平原和丘陵也一样不朽!”这话放这里也灵。

书里,广星的话实在:“说真的,我一直在家乡这土地上埋头干……一个县,可能有人觉得小啊,舞台太低,天天能有啥新闻跑?但我真觉得,每天要跑的事多着呢。”他这股劲头哪儿来的?说到底是对家乡这片土地的爱,这颗赤子之心滚烫滚烫的。他自己心里的光,足够亮,一直照着《脚印集》封面上那些往前走的路。

这本《一方集》,到底“集”了什么?我琢磨过。有朋友说,肯定是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呗。是这么回事。但它又特明白,说的是台州这块土地养育的文艺界这“一方”人。作者说了:“这里是写人的,大多是我交往的人。”我一页页翻过去,可不是嘛,台州过去的、现在的写文章搞艺术的人,一个个都活了。书里写了《叶文玲文集》发行那天的热闹,小说家钱国丹,“余华”们坐一起聊的事,说书人吴雁、胡从德,作曲家黄准,研究茶文化的张西廷,爱书的朋友陶卫国、张伟,还写了好多走了的文友。这本书描绘的就是这些为台州文艺添了光、值得好好说说的“一方”人物。

再比如书画家方震先生,在黄城摆摊卖字为生,白天在城里忙活,晚上就回到二十里外的唐岭小山村那个叫“清风明月”的书屋待着,“独与天地精神往来”。他写诗说:“吟哦握管自陶然,坐拥书城别有天。谢客闭关忘岁月,清斋心静胜林泉。”不少人觉得他不合群。可广星就觉得他有意思,特别欣赏他那股脱俗、不沾烟火气的劲儿。专门跑到他那山里的屋子去拜访,跟他一起踩过田垄里的稻穗,听着小溪淌水。等到虫儿叫、月亮亮的晚上,两人就在那安静的屋子里聊画画,品评字画,特别投缘。但也真像朋友间“天要下雪啦,要不喝一杯暖和暖和”那样暖心。方先生也对他打开了心扉。这份互相尊重的“唐岭夜话”,真称得上艺坛一桩美谈。这不,后来就写成了《清风明月书屋访问记》。

书里写这些文友的事,笔触很细,挖得也深,好读,有学问。这都是广星亲眼见了、亲耳听了、亲自聊了、用心想了的,字里行间,全是厚厚的情义。

翻着这本《一方集》,看着他写的东西,我琢磨出了什么叫情义:对家人的那份打心窝里的爱,对文朋艺友的那份由衷的欣赏和敬意。这些打哪儿来的?爹娘家里传下来的朴素道理影响点,社会风气多少熏陶点,但关键是他自己拿得稳、定得住。广星就是个“书痴”。逢年过节一有点空闲,他就跑去“泡书”——书店、书摊,或者自己屋里。过不了多久,他写的读书笔记就出来了。在书堆里泡久了,精神的骨头自然就硬气。根儿在于忠义、良心和善良。精神芯子里是心里装着别人,看得起人,念人好。这才是真有情有义的意思。

广星的《一方集》,写了台州文艺圈里一张张生动的脸。读罢此书,我觉得他自己,也正是那方水土、那群人里,闪闪发光的一个。

一曲《别离歌》

温暖不期至

王丽莎/文

“说到底,人生就是一场离别,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作别,又怎样离开。路途中的爱与温暖,才是人生这场离别的意义所在。”

《别离歌》是我读到陈行甲的第三本书,讲述了他辞别政坛、走上公益之路遇到的悲欢与别离,真实地记录了基金会的救助历程与那些孩子的故事。他的文字一如既往,平静中饱含深情,质朴里传递赤诚,如同一道和煦的光,照亮了现实生活中那些被忽视的角落,让我们在为世间的离别掬一把热泪时,也感受到精神上的洗礼,阅读中与温暖不期而遇。

在读《阿亮的最后九天》时,我的心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揪着:七岁的白血病男孩,被孤独地遗弃在病房,声声呼唤着妈妈。起初,我无法理解这位母亲的“放弃”,直到书中揭示那个令人心碎的真相:她已独自陪伴病重的孩子三年,倾尽所有,在经历了无数次希望与绝望的撕扯后,被逼到了崩溃的悬崖,才忍痛离开。所幸,在基金会的努力下,她选择回到了孩子身边,陪他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。

“阿亮的妈妈签完放弃抢救的字后,与儿子头靠着头、脸贴着脸,静默无言,紧紧相拥。”读到这里,巨大的悲伤穿透纸背,瞬间让我泪流满面。同为基金会救治的白血病患者小莹,而她的故事呈现了生活的另一种模样。一开始,小莹的病势异常凶险,但整个家庭在病魔与贫困面前,拧成一股绳,与基金会齐心协力,最终迎来新生。作者在书中感叹:“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菩萨,菩萨希望看到的,就是一大家人在艰难困苦中紧紧抱住不松手的样子。”小莹一家,便是这句话最生动的写照。相濡以沫的亲情,与爱心汇聚的社会暖流,为他们重新点亮了希望。这故事给予我信念:即使命运残酷,只要爱不松手,就能创造人间最动人的奇迹。

读这本书的过程,也让我照见了自己。自去年以来,家人的接连大病让我一度心力交瘁,也有濒临崩溃、无助、迷茫的时刻。然而,当我读到那些在困境中仍然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故事,仿佛找到了心灵的支点:生命中谁也躲不开生老病死、悲欢离合,唯有爱与温暖能够战胜万难。在这些文字中,我看见了泪水,领悟了坚韧;学会了悲悯,更寻回了勇气。诚如书中所言,苦难本身不值得歌颂,但苦难中闪耀的人性光辉,却永远值得铭记,并化为我们穿越逆境的力量。

在书中,无论是挽救重度抑郁的雁子和她风雨飘摇的家庭,还是救治一息尚存的扎西,抑或抚平英雄遗孤的心理创伤……每一个故事都令人揪心,但每一次治愈都弥足珍贵。庆幸的是,他们都在爱的暖流中,一步步走出阴霾,找回健康与童真,向着希望重新开始飞翔。

“这世上若有天堂,一定是好人结成的同盟。”陈行甲如此写道。从救治儿童白血病的“联爱工程”,到青少年心理关怀的“知更鸟项目”,再到为164名抗疫英雄子女提供教育、成长陪伴的“传薪计划”,他用行动践行着“共情”的底色和“为众人抱薪者,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”的初心。这一路,他始终真挚诚恳、热泪盈眶,体现着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现实中的选择与奉献——这份阅读体验让我深信,这世界纵有太多的痛苦与离别,但总有人举着火把,义无反顾地前行。

《别离歌》不仅是陈行甲和孩子们的故事,读罢此书,我更觉它是一份社会责任的传递和生命意义的启迪。一位读者曾说:“读完后,我更愿意敞开心扉热爱生活,不仅热爱美好的生活,同样也热爱苦难的生活。”这也是我的感触与心声。这曲《别离歌》,教会我们在人性的真、善、美中汲取力量,将每一份微光汇聚成河,熠熠生辉,最终让我们与心中的温暖不期而遇。

在阿勒泰的星空下和解

——读《我的阿勒泰》有感

李迎春/文

当弹唱会的歌声落幕,当滴水泉从人们眼中消失,翻回书页开头,我们看到的是与自己和解的李娟。在经历了社会的复杂、体验了生活的艰难后,她选择到阿勒泰的草原上寻找向往的生活,给自己松绑。

诚然,生活本就起起伏伏,哪能事事顺心如意?书中呈现的挫折和磨难是成长的垫脚石,可若垒得过高,反会成为难以逾越的壁垒。逼自己一把,反映出直面挑战的积极态度,确是应变的技能;可若总与自己过不去,读她的文字令我思考:心力交瘁时,何以追寻梦想?李娟的转身,

正是对壁垒的清醒认知与跨越。

很多人追求完美人生,睡前总在脑海中重放错处,引发焦虑失眠。读到她经历不如意后的箴言:“不要总在过去的回忆里缠绵,不要总想让昨天的阴雨淋湿今天的行装。”方才领悟:她在草原并非求完美,而是学着接纳自然的粗粝、无常与自身的不完美。试着接纳不足,原谅错误,才会发现另一面。书中启示:执着“百分人生”幻象只会错失当下。珍惜此刻,多创精彩,才能让人生如恒星闪耀。

再读德国作家托利在《当下的力量》中的观点:所有不宽恕源于过度关注未来而忽略当下。我们求完美,却忘了生活纵有漏洞,梦想和激情终会引来阳光。李娟

的牧场生活印证了此道——接纳简陋却更敏感于捕捉晨露、星光与风语。掩卷细品:唯感受当下美好时刻,方知幸福细微真实。如专注一杯咖啡的醇香,让氤氲热气驱散忧愁。与自己和解,带着宽容对话灵魂深处,而非如书中所警醒的:勿以功利盲目逼迫自己。当迷茫时回望,或错过鲜花坦途?蓦然回首,事本简单。书中描写李娟在阿勒泰星空下放下缠斗,终闻心声。与内心斗争言和,宽容重行,一切不晚。

合上书本更坚信:幸福即每一个当下。如李娟在草原夜色中所感,非宏大成就,而是那一刻的无垠宁静与内心澄明。愿此书照亮前路:与自己和解,少走些弯路,多份此刻安然。

在阿勒泰的星空下和解

——读《我的阿勒泰》有感

李迎春/文

当弹唱会的歌声落幕,当滴水泉从人们眼中消失,翻回书页开头,我们看到的是与自己和解的李娟。在经历了社会的复杂、体验了生活的艰难后,她选择到阿勒泰的草原上寻找向往的生活,给自己松绑。

诚然,生活本就起起伏伏,哪能事事顺心如意?书中呈现的挫折和磨难是成长的垫脚石,可若垒得过高,反会成为难以逾越的壁垒。逼自己一把,反映出直面挑战的积极态度,确是应变的技能;可若总与自己过不去,读她的文字令我思考:心力交瘁时,何以追寻梦想?李娟的转身,